

# 日常生活的運動文化

——從慶典到景觀？

陳子軒\*

## 摘 要

日常生活充滿雙重性的交錯，它既是平凡、重複的，但卻也是非凡而新奇的，運動在日常生活中也同樣扮演著雙重性格，本文藉由討論日常生活的韻律性與運動文化的關聯，挑戰論者如 David Roberts、Douglas Kellner 認為運動乃至社會發展，是由慶典邁向景觀的單向路徑，進而提出日常生活中，當代運動兼具慶典與景觀的雙重角色，而運動景觀非但不是虛幻的「永恆的鴉片戰爭」，反而是文化深化與累積的體現。

**關鍵詞：**日常生活、慶典、景觀、運動文化

---

\* 陳子軒，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副教授，E-mail: tzuhsuanchen@gmail.com

## Sport Culture in Everyday Life: From Festival to Spectacle?

*Tzu-Hsuan Chen* \*

### Abstract

Everyday life is filled with ambiguities. It is simultaneously ordinary, repetitive yet extraordinary and surprising. Sports as leisure in everyday life also has ambiguous characteristics. This essay argues that the rhythm of everyday life and the rooting of sports culture come hand-in-hand. By this argument, it challenges what David Roberts and Douglas Kellner argue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in general and sports in particular is a unidirectional festival to spectacle model. Sports spectacle is not an “eternal opium war” but an embodiment of embedment and accumulation of a culture.

**Keywords:** everyday life, festival, spectacle, sport culture

---

\* Tzu-Hsuan Chen,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 一、緒論

「日常生活」是一個既清楚卻又模糊的詞語，政治人物或是媒體經常以「日常生活中」或是「一般生活上」等用語，將一個社會的異質性含混帶過，彷彿社會的組成就是一個同質的共同文化，然而事實上，「日常生活」一詞常常帶有統治階級對於被統治階級的偏見或是刻板印象，換句話說，對於大多數的人，這樣的「日常生活」往往是由隱含的他者來定義的，這些他者事實上並不屬於被支配的大眾的日常生活領域。宣稱「日常生活」這個場域是不證自明或是理所當然，即是將統治階級文化硬加諸於被壓迫者的身上。因此當聽到「日常生活」這個詞彙時，我們都該質問：「那是誰的『日常生活』？」<sup>1</sup>而「日」「常」生活是否真的只是「日復一日」的「常態」呢？

其實不只是政治語彙或媒體報導，在學術領域中，「日常生活」這個詞往往就被用來概指所有沒有被專門學科探討與分析、不具問題性的(unproblematic)場域，如果我們認定某些特定場域是由專門知識和學問所構成的，那麼「日常生活」就是一切沒有被包括進去的場域的總稱，正如黑格爾的格言所說的，我們所熟悉的，正因為它是我們所熟悉的，所以並不被我們所瞭解，正如魚可能是最後發現水的生物一般。日常生活的領域常被視為無問題而且理所當然，如同法國社會學家 Henri Lefebvre 所說：「日常生活承載著最大的重量。當權力佔據了由權力本身所產生的空間，日常生活就成了政治與社會架構所依賴的土壤。」<sup>2</sup>日常生活是與所有人類活動深遠地牽連在一起的，它是最不起眼但卻是塑造個人性格與認同最

<sup>1</sup> Ben Highmore, *The Everyday Life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1.

<sup>2</sup> Henri Lefebvre,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London: Allison & Busby, 1976), 83.

重要的場域，意識型態的產生也就是在如此不被注意的場域巧妙地運作。要探討意識型態其實是一項弔詭的工作，因為當某意識型態被廣泛地討論，它就已經不再以意識型態的型態運作了，所以意識型態最能發揮其功效的場域即在於日常生活，因為兩者都是隱諱而被視為理所當然的。

另一方面，「閒暇」是日常生活中不得不討論的一個觀念，一般我們都把閒暇當成休息、娛樂和暫時從現實與工作逃離的一種方式，特別是自 1850 年英國工廠法 (Factory Act) 修訂後，明訂週六工作不得超過下午兩點，也間接確立了閒暇的法定地位。<sup>3</sup>雖然閒暇是日常生活的中斷和暫停，但是它卻也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兩者的關係既是聯合也是衝突的，我們無法超越日常生活的領域，但神奇的事物依舊能存在於人們的虛構與幻象裡，如同遊戲做為一個空間，它雖鑲嵌於日常生活之中，但卻擁有獨立於現實生活時空之外的特性，<sup>4</sup>我們雖然無法逃脫，但我們仍盡可能地希望把逃脫的幻象置於我們唾手可得之處。幻象並不全然是虛假的，它仍舊是顯而易見且真實的，只是與日常生活迥然不同，但卻保持無限的可能性而嵌入日常生活中。這樣弔詭的關係，事實上也正是資本主義現代日常生活的特色，一方面日常生活的同質性與日俱增（工作的泰勒化與消費的大眾商品化），另一方面透過日復一日日常生活的韻律性重複與累積，社會差異卻也逐漸延伸與擴大。

研究日常生活，如果以個體、微觀的分析出發，容易著重於研究主體的經驗與感覺，難以避免地強調反抗與行動力；反之，若以總體、巨觀的觀點出發，則多容易偏重制度與結構下的權力分析，這樣側重一邊的分析方式固然較不具爭議性，但是卻也同時將日常生活中的雙重特性存而不論，這雖然不失為一分析上的權宜之計，然而這卻無法真正切中日常生活

---

<sup>3</sup> See Joseph A. Maguire, et al. *Sport Worlds: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Champaign, IL: Human Kinetics, 2002).

<sup>4</sup> See Johan Huizinga, *Homo Ludens: A Study of the Play-Element in Culture* (Boston: Beacon Press, 1971).

這場域與意識型態運作的特性，一方面國家機器與資本主義藉由日常生活場域進行支配，另一方面，日常生活卻也是反抗原初的所在。若將上述二元分析挪用至日常生活中的休閒與運動，則容易落入從人人皆參與的「慶典」<sup>5</sup>或是「狂歡節」<sup>6</sup>，「發展到」近代被稱為「景觀」<sup>7</sup>的線性論述，或是「景觀」取代「慶典」那樣斷裂式且帶有鄉愁 (nostalgia) 的觀點，這也正是本文亟欲挑戰的。

運動文化相關的論述中，Eichberg 的 *Body Culture*<sup>8</sup> 一書即是挑戰傳統二元及直線發展模式的代表，他認為歷史發展有其斷面的非連續性存在，貿然採連續性、線性敘事，可能犯下因果邏輯的謬誤，他並以本體論及認識論為基礎，認為運動的樣貌是競技性、健身性與體驗性三元並存的，這三者並不以時間線性替代的方式存在，而是以身體活動目的分類，並非時間線性下發展特定的進程。儘管 Eichberg 的三元辯證與本文探究慶典／景觀的脈絡並不相同，但的確提供本文在二元分類之外的參考。探究日常生活場域中的運動文化，我們必須雙管齊下，首先要仔細探究日常生活與運動的關係，揭露日常生活不為我們所懷疑的內涵，並進一步辯證日常生活的雙重特質與運動發展進程的關係，最終聲明運動在當代社會中同時扮演節慶與景觀的雙重角色，但此雙重並非曖昧的折衷主義，而是運動文化發展歷程中深化，進而「累積」形成特定運動文化脈絡的體現。

據此，之所以從日常生活中的「慶典」與「景觀」來探討運動文化，乃是因為當代運動文化正是這兩者碰撞而來的，而這樣的現實卻是許多學者尚未體察到的，這正是本文希冀貢獻之處。

<sup>5</sup> See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New York: Verso, 1991).

<sup>6</sup> See M. M. Bakhtin, *Rabelais and His World*, trans. Helene Iswolsky, ed. 1st Midland book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

<sup>7</sup> See Guy Debord,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Detroit: Black & Red, 1983); Douglas Kellner, *Media Spectacle*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sup>8</sup> See Henning Eichberg, *Body Cultures: Essays on Sport, Space, and Identit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 二、日常生活與運動

首先，本文將對日常生活及其特性加以論述，並結合此特性與運動的關連，以證成運動文化根基於日常生活的論點。Lefebvre<sup>9</sup>認為「日常性 (quotidienneté)」強調同質、重複以及日常生活的瑣碎性，運動文化正是在這些不顯眼之處深化與累積。日常生活不僅僅是「平凡」而已，更重要的是日復一日的「重複」性質。所謂的韻律 (rhythm) 不論在時間或空間裡是無法離開重複而存在的，然而，我們也必須瞭解到，是沒有絕對完全相同的「重複」，因此日常生活、儀式、慶典、規範和法則，除了具有一定的時空重複性之外，經過每一次的重複，也為這些帶進了一些新鮮的元素，<sup>10</sup>而現在生活中的韻律同時是內部也是社會性的，在現代社會的一天裡，我們無可避免地在大約同一時間與其他人做著大約相同的事，但是我們卻多半是獨自地做著這些事，例如清晨七點出門上班上學這樣看似個人私密性的韻律，其實正與社會的大多數人共時，而這樣兼具個人與社會的韻律，也正是現代社會順暢運行與文化建立的關鍵。

根據 Lefebvre 的分類，韻律可以分成四大類：一、祕密韻律，也就是所謂的生理時鐘；二、公共韻律，像是日曆、嘉年華及慶典；三、虛構韻律，語調與口語的節奏，包含舉止、手勢及學習的歷程；簡言之，就是想像的 (The Imaginary!)；四、壓制—被壓制的韻律，完全捏造的，不論每天或是長遠的，這類的韻律指的是透過音樂或演說，以期影響他人的

---

<sup>9</sup> See Henri Lefebvre, "Toward a Leftist Cultural Politics: Remarks Occasioned by the Centenary of Marx's Death,"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eds.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sup>10</sup> See Henri Lefebvre, *Rhythmanalysis: Space, Time, and Everyday Life* (New York: Continuum, 2004).

一種效果。<sup>11</sup>前現代 (pre-modern) 的生活韻律是依照自然運行所建立的 (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現代社會雖然大抵仍依照此一韻律模式，但是現代的日常生活是被抽象的、量化的時間所塑造的，所謂的光節節約時間就是此一趨勢的表徵，隨著鐘錶的發明及人為的調整，量化的現代化時間觀一點一滴地征服了全世界，沒有了標準化的時間，將變成現代社會無可想像的災難。不過要建立日常生活節奏，光是時鐘的分秒滴滴答答是不夠的，日常生活的循環還必須包括生命不同階段中的洗禮，這些循環或長期、或短期，或頻繁、或稀有，或群體、或個人，或大規模、或鮮為人知，日常生活即是被無數這樣的韻律所交互構成的。

另一方面，除了專業運動員之外，對大多數人來說，運動參與或是運動觀賞都是一種工作之餘、閒暇時間的休閒活動，然而閒暇一方面雖然是日常生活的脫離 (a break)，但卻也是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同 Lefebvre 所言：「閒暇與日常生活的關係並不單純，兩個詞彙是一體卻又同時是矛盾的 (因此兩者存在辯證關係)。不能把兩者間化約成簡單時間關係的『星期日』與『平日』。」<sup>12</sup>上班族將休閒視為工作之餘的逃脫和散心之事，而這也正是日常生活中的「非日常」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為——

我們無法超脫日常生活，非凡的 (extraordinary) 只能繼續存在於人們所共享的虛構與幻想中，沒有逃脫之路，然而我們卻希望這些逃脫的幻象盡可能地離我們越近越好，一個並非全然虛幻的幻想，構成一個與日常世界截然不同但卻顯而易見又真實 (外表真實 (the reality of appearance) 與顯然為真 (apparently real) )，並且具有開放特質且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sup>13</sup>

<sup>11</sup> Henri Lefebvre, *Rhythmanalysis: Space, Time, and Everyday Life*, 18.

<sup>12</sup>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29.

<sup>13</sup>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40.

承前所述，Lefebvre<sup>14</sup>認為，現代性的日常生活是以抽象的、量化的時間為樣版，也就是錶與鐘建立起的生活韻律。透過西方文明的實踐，特別是鐘錶的發明，年、月、日、小時、分、秒的時間週期一點一滴滲入全世界日常生活韻律中，社會運作也依此循環而建立，如此的多重時間性，日常生活也建立在節奏器滴滴答答所累積的生命進程與通過儀式。<sup>15</sup>休閒原本應該是工業社會中，人們逃離理性化時間的避風港，然而運動作為一項休閒，卻是與時間性最緊密的形式之一。

首先，現代運動各項賽事都是固定間隔舉行，長則四年，如世界盃足球賽與奧運，短則一年，如超級盃、世界大賽等，NBA 執行長 David Stern 就曾說過，「連天才老爹都會停播，即使是重播[都會結束]，但我向你保證波士頓塞爾蒂克隊會展開新球季」<sup>16</sup>，美國職棒 102 年未奪冠的芝加哥小熊隊球迷也早就養成「明年再來 (wait 'til next year)」的習慣。定期的運動會、運動每年的球「季」，就是一種運動韻律化的展現，即使早在前現代的古希臘奧林匹克運動會，當初便是一種定期性慶典的形式，以人類體能的展現作為榮耀諸神的方法，古希臘的運動慶典有四，如表一所示。

除了賽事的外部時間性的建立之外，內部時間性一樣是建立在以鐘錶為基礎的現代性上，大多數的現代運動，都以規定時限中的比分決勝負，九十分鐘的足球賽、四十八分鐘的 NBA 比賽、六十分鐘的美式足球賽等等，都是高度時間性的體現，甚至在比賽中還有更進一步的內部時間性，例如 NBA 的 24 秒進攻時間與美式足球中 40 秒的交鋒計時器 (play clock) 等，這在精準計時器發明前，是不可能鑲嵌在運動規則中，更不可能有像 2004 年 NBA 西區準決賽中，湖人隊後衛 Derek Fisher 在比賽僅剩「所謂」

<sup>14</sup> See Henri Lefebvre, *Rhythmanalysis: Space, Time, and Everyday Life*.

<sup>15</sup> See Mike Crang, "Rhythms of the City: Temporalized Space and Motion," *Timespace: Geography of Temporality*, eds. Jon May and Nigel Thrift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sup>16</sup> Howard Schlossberg, *Sports Marketing (Global Marketing Perspectives)* (Cambridge, Mass., USA: Blackwell Business, 1996), 77.



表一 古希臘運動慶典<sup>17</sup>

慶典	地點	榮耀之神	冠	舉行間隔	始於(西元前)
奧林匹克	奧林匹亞	宙斯	棕櫚	4年	776
皮提雅	戴爾菲	阿波羅	月桂	4年	582
伊斯米安	柯林斯	波賽頓	松	2年	582
尼米安	尼米亞	宙斯	歐芹	2年	573

0.4 秒下的神奇進球。至於非時間限制的比賽，例如棒球、網球等等，其實也在規則中，加入了現代時間性，例如棒球為了加快比賽時間，訂定投手必須在 15 秒內投球的規定，或是網球每兩局換場的休息時間也明訂為 90 秒等等，都是現代時間性滲透入運動的例證。

如同 Lefebvre 所言，日常生活韻律的建立，有助於文化的深化，而 Anderson 在其著名的《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中，引用黑格爾的論述，認為現代生活中微觀的日常生活層面雖然是每個人私密地進行，但以閱報一事來說，每個人也都意識到這樣的儀式是同時間被數千甚至數百萬人共同進行的，而這樣的意象正是想像共同體最栩栩如生的展現，<sup>18</sup>也就是共同文化建立的基石。自從 19 世紀中期起，英國及歐陸的出版業即已透過規律性的運動報導甚至贊助運動賽事，深刻建立起歐洲運動文化；<sup>19</sup>美國報業以每天運動新聞作為橋樑，日復一日將運動文化帶到每個家庭，也包括了新移民家庭。執此，不管是國族運動英雄的塑造，<sup>20</sup>或是地方認同的型

<sup>17</sup> Allen Guttman, *From Ritual to Record: The Nature of Modern Spor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8), 21.

<sup>18</sup>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 and extended ed. (New York: Verso, 1991), 35.

<sup>19</sup> See Raymond Boyle and Richard Haynes, *Power Play: Sport, the Media and Popular Cultur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9).

<sup>20</sup> See R. W. McChesney, "Media Made Sport: A History of Sports Cover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Media, Sports, and Society*, ed. Lawrence Wenner (Newbury Park: Sage, 1989).

塑，<sup>21</sup>現代運動韻律建立於日常生活的領域中，讓運動得以成為美國文化中鮮明且深刻的面向。

### 三、文明的進程——從慶典到景觀？

現代運動文化的討論，多半始於奧運，如同表一所示，西元前 776 年，奧林匹克慶典就已出現，活動包括了我們現今運動競技中田徑、拳擊、格鬥、賽馬車等等項目的雛形，所謂的奧運精神成為當今運動競技的主臬，帶有慶典本質的運動會也成為一種鄉愁、思古的典範。但是此一時期，運動的最重要目的是為了榮耀神祇，依舊是屬於宗教脈絡下的產物，儘管古代歐洲、中南美洲、亞洲都有以運動作為宗教儀式、乃至於演變為民俗運動、休閒活動的悠久歷史，但始於英國的運動現代化（或可稱這些休閒活動「運動化 (sportization)」），與當代運動樣貌的關聯實更為密切。<sup>22</sup>

獵狐、拳擊、賽馬等運動，原先屬於英國貴族的休閒活動逐漸出現制式化的規範，無拘束的暴力也隨著現代化文明進程將血腥、暴力視為「野蠻」的負面價值，慢慢淡出。以獵狐為例，它就被視為一種勇氣、強壯與技巧的表徵，儘管獵狐運動真正在「獵」的是獵犬，而非人，這也是當時英國社會逐漸將男子氣概的爭奪，不再侷限於兩人身體直接對決的表徵之一，特別是 18 世紀英國，平和 (pacification) 與教養 (domestication) 已成為文明行為舉止的表徵，而總體來說，「運動化」的過程與戰士的「宮廷化 (courtization)」是可以相提並論的，兩者都受到日趨嚴格的儀節規則，運動場上也出現越來越多的規則，將合法暴力的範圍不斷限縮。<sup>23</sup>

<sup>21</sup> See Suzanne Keller, *Community: Pursuing the Dream, Living the Reality* (Princeton Studies in Cultural Sociolo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sup>22</sup> See Joseph A. Maguire, et al., *Sport Worlds: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sup>23</sup> See Norbert Elias and Eric Dunning, *Quest for Excitement: Sport and Leisure in the*

19 世紀，足球、橄欖球與網球等運動也進入運動化的階段，這樣的過程，與工業化、現代化甚至都市化息息相關，Elias & Dunning 經典之作 *Quest for Excitement*<sup>24</sup> 從多元角度探討運動在人類文明進程中的角色演變，包括追求愉悅的刺激感、閒暇的活動或是有限暴力演進史，他們的論述中，多從巨觀的角度著眼，認為運動化是國家走向文明的表徵，也將這些演進集中在歐洲（特別是英國）貴族、統治階級的角色上。然而，如同湯志傑<sup>25</sup>所言，儘管這些人佔據了主要國家統治與發展的主導位置，但運動卻是「自發形成的產物，而不是國家計劃、介入下的人造物。」這些貴族的能動性，特別是集會結社的自由度，開啟了運動化的進程，然而市井小民得以在日常生活中從事運動，卻才是運動文化之所以能超越貴族活動的關鍵。在 *Quest for Excitement* 中，Elias & Dunning 雖然也提到了這些面向，像是在第五章追溯英國足球自中古時代到早期現代的歷史，第六章以足球為例，探討了運動比賽中的團體動態性，然而他們卻缺乏了微觀日常生活領域的觀察與討論，這也正是本篇文章不同取徑，試圖彌補的部分。

人類文明與運動脫離不了關係，或為宗教、或為軍事、或為休閒，然而經歷近 2800 年的演變，運動的面貌也有的巨大的轉變，從農業社會的「慶典 (festival)」，逐漸演變而資本主義邏輯下的「景觀 (spectacle)」，或稱「巨大事件 (mega-event)」。<sup>26</sup>Roberts 認為，自從法國大革命以來，人類社會就是以此慶典朝向景觀的直線模式前進<sup>27</sup>，此論述看似正確，但以運動為例，本人卻認為慶典與景觀之間，並非光譜的兩端，慶典與景觀

---

*Civilizing Process* (New York: B. Blackwell, 1986).

<sup>24</sup> See Norbert Elias and Eric Dunning, *Quest for Excitement: Sport and Leisure in the Civilizing Process*.

<sup>25</sup> 湯志傑，〈體育與運動之間——從迥異於西方「國家／市民社會」二分傳統的發展軌跡談運動在臺灣的現況〉，《思與言》，47.1（臺北，2009.03）：22。

<sup>26</sup> See Maurice Roche, *Mega-Events and Modernity: Olympics and Expos in the Growth of Global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sup>27</sup> David Roberts, "Towards a Genealogy and Typology of Spectacle: Some Comments on Debord," *Thesis Eleven*, 75 (London: Nov. 2003): 54-68.

的共存與激盪，才是運動文化之所以能深植日常生活的原因。

在 Lefebvre 關於日常生活的論述中，慶典是不斷被提到的參考點，他以法國農村的慶典說明，慶典是日常生活中提供平民在認同建構中的推力或反抗最重要的場域之一，而且慶典與日常生活是一體的兩面，它體現了日常生活的矛盾性，因為日常生活本來就同時具有「瑣碎與不凡」兩部分<sup>28</sup>，慶典根本上重塑了日常生活，但它卻仍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慶典就像日常生活，但卻將生活中的時刻、放大與強化，他認為慶典有助於鞏固社會秩序，但慶典中爆發性的力量正是由日常生活中醞釀而來的，而且透過這樣的場域，被日常生活工作的規訓壓抑的情緒與欲望都得以發洩，<sup>29</sup>社會連結亦變得更緊密，<sup>30</sup>因此，農業社會中的慶典，是具有革命潛質的，具有顛覆統治階級的力量，也同時具有世俗化與神聖化的雙重性格。<sup>31</sup>

Bakhtin 從不同的文化脈絡觀察，提出與 Lefebvre 類似的看法，他分析法國文藝復興時代作家 François Rabelais 作品，認為狂歡節<sup>32</sup>是制式生活之外的「第二世界」和「第二生活」，<sup>33</sup>它挑戰官方文化的言說，「把參與者從既有秩序中短暫解放出來，階級、特權、規範和禁令在此刻都是暫時中止的」，它是一個「流變 (becoming)、改變和更新的節日」。<sup>34</sup>

Bakhtin 分析 Rabelais 的作品中，關於狂歡節的論述中提到，狂歡節的核心「是民間文化、大眾文化對肉體感官欲望了弘揚和對神學、形而上

<sup>28</sup>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20.

<sup>29</sup>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202.

<sup>30</sup> See Julian Holloway and James Kneale, "Mikhail Bakhtin: Dialogues of Space," *Thinking Space*, eds. Mike Crang and N. J. Thrift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sup>31</sup> See David Roberts, "Towards a Genealogy and Typology of Spectacle: Some Comments on Debord".

<sup>32</sup> Bakhtin 相關論述聚焦在 carnival 上，國內翻譯多譯為「狂歡節」；Lefebvre 的論述中，則是針對 festival。兩者在起源及實踐上確有不同，但兩者皆具無羈、放縱、律法懸置及階級倒轉等特色，當代英文中 carnival 與 festival 亦時常混用。本文中將依索引脈絡，而有不同用法。

<sup>33</sup> M. M. Bakhtin, *Rabelais and His World*, 6.

<sup>34</sup> M. M. Bakhtin, *Rabelais and His World*, 10.

學的顛覆與嘲諷。」它也具有「聯絡、溝通大眾文化為菁英文化鴻溝的樞紐作用。狂歡節體現了大眾文化的審美趣味，寄託著大眾文化的烏托邦理想」。<sup>35</sup>狂歡節中，公眾廣場上怪誕的肉體、低俗的語言乃是大眾文化的象徵，各式各樣的肉體是受到頌揚的，Bakhtin 特別認為肉體是狂歡節中最重要的意象之一，舉出「肉體的物質性原則」，也就是在狂歡節中，人類肉體常「與食物、飲料、排泄物及性生活相提並論」。<sup>36</sup>

另一方面，狂歡節中，眾聲喧囂也是重要的特徵，公眾廣場上，官方語言的拉丁語不再是唯一，它與方言、或是鄙俗俚語同場交雜，這些語言是大眾最直接的反應，身體與語言在此一時刻有了革命性的交融（身體、語言、身體語言），菁英與大眾同場喧嘩，這多元語言的環境，特別是方言不斷在公眾廣場上衝撞獨尊的拉丁語，正是一股新興的社會力量。<sup>37</sup>在這眾聲喧囂之間弘揚了肉體感官欲望，而狂歡節語言中具有與日常生活一般的雙重性，狂歡節裡使用的語言讚美與詛咒並陳，與肉體形象高貴、低下並陳的雙重性一致，這樣的現象，「充分揭示了人類主體在文化轉型時期對變化和轉型的自覺意識」。<sup>38</sup>

不論是 Lefebvre 所談的慶典，或是 Bakhtin 分析 Rabelais 筆下的狂歡節，這些眾生平等、人人參與其中的事件隨著封建時代的結束，工業革命後資本主義興起後逐漸消失，隨著社會現代化，「景觀社會」的論述濫觴於 Debord<sup>39</sup>的書中，他認為景觀就是「宗教幻象的物質重建」，而「宗教的迷霧在現代降臨人間」，並將景觀分類為集中 (concentrated) 與發散 (diffused) 景觀，集中景觀與極權國家連結，發散景觀為資本主義商品形式，而具有「不間斷科技更新、國家與經濟整合、普遍化的祕密、無法回

<sup>35</sup> 劉康，《對話的喧囂：巴赫汀文化理論評述》（臺北：麥田，2005），266。

<sup>36</sup> 劉康，《對話的喧囂：巴赫汀文化理論評述》，20。

<sup>37</sup> M. M. Bakhtin, *Rabelais and His World*, 467.

<sup>38</sup> 劉康，《對話的喧囂：巴赫汀文化理論評述》，296。

<sup>39</sup> See Guy Debord,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答的謊言及永恆在場」等特色的綜合景觀 (integrated spectacle) 則融合兩者，成為結合國家機器與資本主義邏輯，<sup>40</sup>無所不在的現代生活形式。他認為，當消費成功佔據了整個社會生活，那就是達成完全景觀的境界。<sup>41</sup>Kellner<sup>42</sup>延續 Debord 的基本論述，認為媒體景觀就是體現當代社會基本價值觀、引導個人適應現代生活方式，並將當代社會中的衝突和解決方法戲劇化的媒體文化現象，他針對麥當勞速食現象、Michael Jordan 與 Nike 主宰運動明星產業、O. J. Simpson 涉嫌謀殺前妻案始末、影集「X 檔案」以及多任美國總統的政府作為例子，認為當今政治與資本主義共謀，媒體與消費社會的形成，使得景觀不斷複製景觀，景觀社會裡的人只能陷入 Debord<sup>43</sup>所稱的「永恆鴉片戰爭」中，人民被愚化，而無法具備討論真實世界中嚴肅議題的能力。

Kellner<sup>44</sup>也認為，「景觀」這個概念帶出了被動與主動的關係，普羅大眾在景觀社會中，處於結構壓迫之下，被動接受上述消費、運動、媒體與政治的訊息與型塑，不像傳統社會中，個人憑藉自我經驗與感受，具有高度行動力，並藉由慶典等場合抒發反動力。MacAloon<sup>45</sup>同樣以參與者涉入程度區分慶典與景觀，他認為，「景觀對於慶典、儀式和遊玩具有破壞性的效果」，特別是破壞了它們行動者與觀眾間的親近性；與 Kellner 幾乎同時且類似的觀點還包括 Roberts，他認為慶典闡揚了革命精神、具有反動的潛質，而且具有「『革命』與『再轉動 (re-volution) 』、世俗化與(再)

---

<sup>40</sup> See Guy Debord, *Comments on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London/ New York: Verso, 1990).

<sup>41</sup> Guy Debord, *Comments on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paragraph 42.

<sup>42</sup> See Douglas Kellner, *Media Spectacle*.

<sup>43</sup> Guy Debord,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paragraph 44.

<sup>44</sup> Douglas Kellner, *Media Spectacle*, 3.

<sup>45</sup> John J. MacAloon, "Olympic Games and the Theory of Spectacle in Modern Society," *Rite, Drama, Festival, Spectacle: Rehearsals 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Performance*, ed. John J. MacAloon (Philadelphia: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Issues, 1984), 268.

神聖化的辯證性雙重性」；而現代景觀則是「為了散佈與傳達以除魅與(再)魅化辯證性雙重性為主要特色的資本主義精神」。<sup>46</sup>

如果我們將運動特質劃分成光譜的兩端，「運動化」某種程度上就是從慶典走向景觀的過程，從空間的概念上來說，古希臘的運動慶典中，人人都可以是參與者，觀眾與運動員是沒有界線的，或者應該說是沒有觀眾與運動員身分上的分野，這樣的情況直到在羅馬帝國中的格鬥士競技才有所改變，但格鬥士卻比較近似於對罪犯、奴隸與社會邊緣人的懲戒手段，以生命為代價與對手甚至是猛獸對抗，以娛樂貴族及平民階級，綜觀運動化的歷程，Bale 分析運動空間的變遷，大抵可劃分為以下四個階段：<sup>47</sup>

1. 可滲透疆界：極小的排他性；觀眾與運動員互動性強。
2. 封閉式疆界：比賽場域有限制；運動員與觀眾分離。
3. 分隔式疆界：看臺分區；付費入場；觀眾再分隔；專業化場地。
4. 監視式場域：觀眾對號入席；大螢幕；觀眾完全分隔；全景監獄。

John Bale 所區分的四個階段意味著由農業時代的運動慶典，逐漸變成資本主義空間商業化運動景觀的發展歷程，而且與慶典不同的是，景觀並不具備破壞性，而是鞏固民族主義與資本主義體制的手段，Bourdieu<sup>48</sup>也認為，現今的運動景觀成為大眾商品的趨勢已越見明顯，運動組織也變成了娛樂事業的一環。Guttman<sup>49</sup>將運動從遠古時期到現代進程的分野可以作為此研究的參考架構（見表二）。

根據 Guttman 的看法，運動的發展是由神聖轉向世俗、由儀式轉向體制化，儘管運動從慶典質變為景觀的事實無可否認，但是這卻不代表兩

<sup>46</sup> David Roberts, "Towards a Genealogy and Typology of Spectacle: Some Comments on Debord," 58.

<sup>47</sup> John Bale, *Sport, Space, and the City* (Caldwell, NJ: The Blackburn Press, 2001), 12.

<sup>48</sup> See Pierre Bourdieu, *Sociology in Ques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1993).

<sup>49</sup> Allen Guttman, *From Ritual to Record: The Nature of Modern Sports*, 54.

表二 不同時代運動的特質

	遠古時期	古希臘	羅馬時代	中古時代	現代
世俗主義	部分	部分	部分	部分	是
平等	否	部分	部分	否	是
特殊分工化	否	是	是	否	是
理性化	否	是	是	否	是
科層體制化	否	部分	是	否	是
量化	否	否	部分	否	是
紀錄	否	否	否	否	是

者之間是二元對立的，而此一觀點不但反映其西方中心觀點，也忽略了現代與傳統運動文化之間可能是緊張、平行甚至競合的多重可能。<sup>50</sup>就像現代職業運動仍舊帶有傳統慶典的特質，每場比賽開賽前或是賽後雙方列隊、隊旗、隊歌的展示，都是十足儀式性的過程。另外，儘管球迷與球員間的距離被理性化地與資本主義式地區隔開來，但運動場上的「主場優勢」便是球迷極力成為比賽中一部分的例證，像是德州農工大學著名的「第十二人 (The Twelfth Man)」傳統、日本職棒羅德海洋隊將背號 26 號的球衣吊在休息室中，<sup>51</sup>都是此種參與的表徵。

回顧 Bakhtin 針對慶典的論述，其特色之一，是肉體展示與大眾化語言的使用，當今超過一百五十公斤的美式足球員，超過兩百公分的籃球員在運動場，這些另類怪誕的肉體取代了慶典中的駝背人、侏儒或是連體人，但其肉體同樣是受到頌揚的對象；大眾化的語言在球賽期間成為人人共享，沒有階級之分，人人皆融入其中，超級盃賽事，美國總統歐巴馬所享受的不比市井小民優渥；巴塞隆納的紐坎普球場 (Nou Camp) 也是在佛

<sup>50</sup> 張力可、黃東治，〈型構、三元辯證與能量——H. Eichberg 論運動文化的認識基礎〉，《運動文化研究》，8（臺北，2009.03）：139-175。

<sup>51</sup> 棒球比賽登錄名單為 25 人，羅德隊此舉便是將球迷視為「第 26 人」。



朗哥將軍獨裁統治時期，少數得以使用加泰蘭語的重要空間，<sup>52</sup>與 Bakhtin 所論的狂歡節中，眾聲喧囂甚至是方言挑戰官方語言的現象，都在運動場域中重現；「肉體的物質性原則」陳述的狂歡節景象，正如同當代伴隨運動賽事的美食、飲酒與狂歡。

運動在當代社會中，也具有如節慶的革命爆發力。1969 年 3 月的世界盃冰球錦標賽中，捷克兩度擊敗蘇聯國家隊，超過五十萬人走上街頭，一方面慶祝獲勝的喜悅，另一方面則是對於蘇聯鎮壓「布拉格之春」民主運動的宣洩，後來這樣的慶祝活動轉化成為對於蘇聯的抗議行動，因而引發了捷克軍警的鎮壓；1990 年 5 月，前南斯拉夫舉行後共產首度多黨大選，克羅埃西亞的扎格雷布火車頭隊 (Dinamo Zagreb) 與塞爾維亞的貝爾格勒紅星隊 (Red Star Belgrade) 足球交鋒，儼然成為克羅埃西亞獨立派球迷與塞爾維亞人的戰場<sup>53</sup>，但我們必須注意一點，慶典的革命潛質並非僅表現於政治，透過運動，這樣既帶有凝聚又帶有拮抗意義可以表現在其他多樣背景，蘇格蘭人透過格拉斯哥流浪者 (Rangers F. C.) 與塞爾特人 (Celtic F. C.) 足球俱樂部彰顯新教與天主教的對抗。以色列貝塔耶路撒冷足球隊 (Beita Jerusalem F. C.)，長期以來由極右派猶太球迷所組成，並以反阿拉伯口號而惡名昭彰；德國漢堡的聖保利隊 (F. C. St. Pauli) 則以左派球迷著稱，並成為一股抵抗新納粹種族主義者的力量；阿根廷的波卡青年 (Boca Juniors) 與河床隊 (River Plate) 象徵勞工階級與中上階級的

<sup>52</sup> See Liz Crolley and David Hand, *Football and European Identity: Historical Narratives through the Press*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sup>53</sup> 該場比賽在扎格雷布舉行，但有將近 3000 名紅星隊球迷跟隨球隊前往，並在球場貼出「扎格雷布是塞爾維亞的」、「殺死（克羅埃西亞民主聯盟領袖）塔德曼 (Tudman)」等標語，而後引發雙方大規模衝突，火車頭隊隊長 Zvonimir Boban 在混亂中捍衛其球迷，並在事後訪問中表示：「我身為一個公眾人物，願意賭上我的生命、球員生涯、和一切名聲，只為了一個理想，一個目標：克羅埃西亞」。後來克羅埃西亞與塞爾維亞於 1991 年全面開戰，該事件更被稱為「開啟戰爭的一場比賽 (The Match that Started a War)」，詳可參考 "May 13 - The Match That Started a War," *On This Football Day*, <<http://www.onthisfootballday.com/football-history/may-13-the-match-that-started-a-war.php>>, 12 June 2012.

對抗；英格蘭足球西漢姆聯隊 (West Ham United) 與米爾沃 (Millwall) 是兩個造船碼頭足球俱樂部因為 1926 年罷工立場相左而延續數十載。

以上例證足以顯見，運動比賽中的情感強度及爆發，即使在理性主義掛帥的現代運動組織裡，依舊難以完全抑制；<sup>54</sup>此外，儘管運動的分項及不同位置球員的分工越趨細膩，但是全能球員依舊被視為運動終極價值的展現；再者，觀眾與運動員隔離，但卻不孤立，觀眾仍透過現場加油吶喊與球迷組織、出版物與運動員互動，更重要的是，世界大賽與河濱公園裡兒童的樂樂棒球賽是並存，進而相互強化的，有了世界大賽此等「景觀」，不代表不能帶著小孩參與樂樂棒球或是社區慢壘隊般的「慶典」。

Kellner<sup>55</sup>延續 Debord 的基本論點，認定當代運動事件如奧運、世界盃足球賽、世界大賽等等，到球場上的啦啦隊、巨大螢幕和球場周邊的綜合商場等等，都是商品景觀滲透到運動場域的例證，然而「慶典」是否必然「參與」？「景觀」是否僅能「觀賞」？兩者間是否絕對二元對立或是美學上截然的斷裂，Debord 也從未明說，然而，這卻是定位現代運動文化的關鍵。

Homi Bhabha 借用 Renee Green 的比喻，認為舞臺與觀眾間存在一種過渡的中介空間，這樣的空間裡「不屬於任何被指定的身分認同，接續社會上層與底層，黑人與白人……這樣不同固定身分間的空隙通道 (interstitial passage) 使得擁抱歧異而沒有預設或強加階層的文化混種成為可能」，<sup>56</sup>透過這樣觀賞的經驗（類似宗教儀式中的中介經驗）使得一個精神狀態過渡到另一個精神狀態，透過媒體的傳播，這樣的中介空間不必然存在面對面的關係中。

<sup>54</sup> 職業運動組織如 NBA、NFL 都對球員過度慶祝或是過度情緒性表現訂有罰則，但是激情的畫面依舊充滿運動賽事，科層組織刻意地理性化，與運動情緒性的本質是違背且不易完全抑制的。

<sup>55</sup> Douglas Kellner, *Media Spectacle*.

<sup>56</sup> 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4.

無疑的，現代絕大多數人的運動觀賞經驗都是透過媒體轉播或是報導，此類「媒體事件」<sup>57</sup>是一種「補償的美學」，藉由提供詳盡的資訊、視覺效果及旁白引導等現場經驗無法得到的要素，補償無法親臨現場的觀眾，而且透過這些呈現，大眾媒體得以引導，甚至教育觀眾如何觀看事件，運動比賽中除了主播敘述場上所發生的實況之外，評論員的角色更以「專業」的角度，向觀眾解釋比賽內容，如同教士註釋經文一般的神聖姿態。<sup>58</sup>

運動與宗教活動的類比已由許多學者提出，<sup>59</sup>而群體參與的觀賞運動 (spectator sports) 尤其像是美式足球超級盃、世界盃足球賽或是奧運會這類「神話般的景觀 (mythic spectacle)」，<sup>60</sup>使得個人在這神話式儀式與信仰裡，可以獲得一種超越個人的想像，這也是此類參與的精義所在。<sup>61</sup>如同 Real 所言，「神話反映與神化主流文化的特質，因此得以維持社會體制與生活循環」。<sup>62</sup>當代社會中，運動就扮演著神話的角色，英雄的誕生，奇蹟的出現，隨著一場場的比賽源遠流傳。

在 Bakhtin 與 Lefebvre 的論述中，慶典以人人皆生活在其中為其重要特色，而 Kellner 的論述中，顯然將觀賞與參與兩者間的關係一分為二，認定觀賞並不同於參與，也就是說，媒介經驗是虛假的，而媒體景觀中的個人是無行動力可言的，但重大運動賽會如超級盃、世界盃足球賽等現代「景觀」又何嘗不是人人生活於其中？這些又何嘗不是這個時代公眾廣

<sup>57</sup> See D. Dayan, and E. Katz, *Media Event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sup>58</sup> See Arthur Asa Berger, *Media Analysis Techniques*,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1998).

<sup>59</sup> 詳見 Michael Novak, *The Joy of Sports: End Zones, Bases, Baskets, Balls, and the Consecration of the American Spiri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Allen Guttman, *From Ritual to Record: The Nature of Modern Sports*; M. R. Real, "The Superbowl: Mythic Spectacl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5.1 (Malden: 1975): 31-43; Arthur Asa Berger, *Media Analysis Techniques* 等人的討論。

<sup>60</sup> M. R. Real, "The Superbowl: Mythic Spectacle," 31-43.

<sup>61</sup> See Ernst Cassirer, *An Essay on Ma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uman Cul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4).

<sup>62</sup> M. R. Real, "The Superbowl: Mythic Spectacle," 36.

場上的慶典呢？大眾媒體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公眾廣場，就像 Castells 指出，「就實際上某些意義而言，所有真實均經由媒介而領會」，<sup>63</sup>如果我們耽溺於面對面等於純粹而且真實這樣的鄉愁，那我們就忽略了面對面關係也是種媒介關係，面對面與非面對面關係都存在著溝通與共識的可能性，但也同時存在著距離和扭曲的可能性。<sup>64</sup>更何況即使在較「純粹真實」的前現代慶典中，公眾廣場也有其地理區域的限制，而非真正「人人」皆參與其中，反觀當今社會中，有什麼比世界盃足球賽決賽或是超級盃更讓階級抹平，眾聲喧囂的事件呢？

再者，奧運會等大規模運動賽事或許符合 Bourdieu 等人定義的資本主義式景觀，然而「觀賞」這事件的本身，人人皆可以參與其中，也就是說，運動觀賞本身已是一種慶典，從運動酒吧、街頭廣場大螢幕等「情境電視 (ambient television)」之中，<sup>65</sup>個人透過集體性的參與（觀賞亦是參與），這樣的身分是「歷史累積的過程，肯定其作為一種文化想像的構形運動，是積極參與歷史並成為歷史本身的組成部分的；否則，它便毫無意義」。<sup>66</sup>因此，即便是奧運會那樣大規模的運動盛會，它也不僅僅是一種資本主義景觀式的娛樂，它仍保有慶典裡提供參與者認同展示的空間，運動員的身體展演，可以引發讚美與詛咒，可以是狂歡節裡語言大眾化與抹平階級的體現，它是種「不全然虛幻的幻象」、允許開放式對話的第二世界，運動觀賞經驗不止是種景觀的觀賞，人們也參與、生活在其中，藉以投射自身的認同，必須再一次強調，這點與慶典並無二致。更何況，慶典也是前現代的一種「神聖幻象 (sacred illusion)」，慶典必然會發明新的神

<sup>63</sup> Manuel Castells,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Malden,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 373.

<sup>64</sup> I. M. Young, "The Ideal of Commu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Feminism/Postmodernism*, ed. L. J. Nicholson, (London: Routledge, 1990), 300-323.

<sup>65</sup> See Anna McCarthy, *Ambient Television: Visual Culture and Public Space* (Console-Ing Passion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sup>66</sup> 陳清僑，〈離析「中國」想像：試論文化現代性中主體的分裂構形〉，《認同、差異、主體性：從女性主義到後殖民文化想像》，簡瑛瑛編（臺北：立緒，1997），236-268。

話，「一種具有凝聚力的新神話 (a new binding mythology)」，因為它受到拋不去對於曾經或是未來社區的鄉愁，也就是實為法理社會 (Gesellschaft)，但卻夢想著禮俗社會 (Gemeinschaft)。<sup>67</sup>也就是這樣同時兼具高貴／低俗、官方語言／方言、行動／結構、參與／觀賞、慶典／景觀的雙重性，而且運動在日常生活中，既平凡而特殊、既是個體行動展現又是總體結構的體現，讓運動不是簡單地從慶典到景觀這樣直線性的演變，而是雙重性格且並存的文化現象。Debord 雖然開宗明義說到，<sup>68</sup>現代生活成為龐大景觀的累積，但是他卻將當代生活形式化約為簡單的生產與消費，這對於運動作為一種既是生產、消費亦帶著慶典神話特質的複雜文化形式而言，已不僅僅是景觀的累積而已，而是兼具二者特質並累積的。

#### 四、運動文化的累積

承上所述，慶典／景觀互斥的二分法並不足以說明當代運動的現象，Bale 所提出四階段的運動空間流變，也不能視之為後者取代前者的絕對時間分期。

以足球發展為例，17、18 世紀的足球在都市中的街頭、市集所進行的，從 William Hogarth 的畫作「一天中的四個時刻 (Four Times of the Day)」中，我們就可以發現，倫敦街頭上玩樂、工作是同時進行的空間，另一方面，足球也是個村落間的遊戲，從一個村落踢到另一個村落，所有人都可以是參與者，也沒有固定的疆界侷限遊戲的空間，更沒有所謂的「出界」。

18 世紀末期開始，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的興起，時間與空間的分化

<sup>67</sup> David Roberts, "Towards a Genealogy and Typology of Spectacle: Some Comments on Debord," 59.

<sup>68</sup> Guy Debord,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paragraph 1.

伴隨著勞務分工成為其不可或缺的特質，空間的區劃與使用逐漸變成專門化，也就是「疆域性」的建立，街道成為交通工具、人潮穿梭的空間，足球運動逐漸退出街道與市集，在廣場、公共公園中開始出現某種邊界，將足球限制在一定空間內，1815 年英格蘭的 Eton College 出現制式化的足球規則，1863 年英格蘭足總 (Football Association) 成立後，開啟了我們所熟悉的現代化足球樣貌，1875 年，門眉 (crossbar) 的出現定製了球門的垂直空間；1882 年，制訂邊線 (touchline)，足球場的內、外正式有了區隔，足球也從無界線的祭典活動進入了直線疆域的運動。

空間的商品化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特質，<sup>69</sup>隨著運動進入現代化的第三階段後，足球場在地理空間中被圈劃出來，若要進入該空間，便必須購買門票以獲得進入權，該空間內還隨著不同位置而有不同定價，視野絕佳的位子也必須付出最高的代價，座位區、露天看臺等等區劃不一而足，社會的階級也反映在足球場的空間內。

第四階段的發展，則是分隔式空間的更進一步，原本區域劃分進入了對號入座的階段，特別是經過 1989 年英格蘭足總盃的希斯堡慘劇 (Hillsborough Disaster) 後，<sup>70</sup>政府下令所有球場必須改建為全座位 (all-seater) 球場，不再有站位區，各個球場不斷整建與融入最新科技元素，監視器、大螢幕與無所不在的攝影機，讓球場越來越接近 Jeremy Bentham 與 Michel Foucault 概念中的全景監獄。

上述的歷程在棒球身上亦是如此，棒球的現代化歷程雖然較足球為晚，但是其空間亦經過上述四階段的變遷，截至目前為止，最早關於棒球的記載出現在 1791 年美國麻州的匹茲菲德 (Pittsfield, Massachusetts)，該

<sup>69</sup> See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Cambridge: Blackwell, 1991).

<sup>70</sup> 該年 4 月 15 日英格蘭足總盃的準決賽，由利物浦對出戰諾丁漢森林隊，比賽地點在雪菲德星期三隊的主場西斯堡球場舉行，由於當天球場人數控制不當，造成球迷推擠與動亂，96 人死亡的悲劇，為英國史上最慘重的球場傷亡事件。事後由泰勒法官主導調查，其中重要的肇因為球場進出口過少與站位區人數控制不易等，因此泰勒報告建議主要足球聯賽的球場都應採全座位的球場。

市曾經在當時頒布一項在市議會建築周邊八十碼內禁止打棒球的規定<sup>71</sup>，可以顯見當時棒球不但已經出現，而且已經流行，因此需要一項規定來保護市議會的窗戶。而根據大部分棒球歷史學家的考據，第一場正式的棒球比賽是在 1846 年，紐澤西州 Hoboken 的 Elysian Fields 所舉行，由一幅廣為流傳的畫作顯示，<sup>72</sup>當時觀眾與球員雖然有稍微區隔，但是欠缺明確的邊線，球隨時有可能跑進人群中。

1869 年，辛辛那提紅襪隊 (Cincinnati Red Stockings) 在 Harry Wright 的領導下成立，開啟球員支薪、比賽收取門票的職業化進程，1876 年國家聯盟成立後，美國棒球職業化進入成熟的階段，各個都市也開始興建專用的棒球場。然而，棒球職業化與美國都市化的歷程可說在 19 世紀末與 20 世紀初期大刀闊斧地展開，棒球的發展也必須在商業化的都市空間尋求生存，以當今美國歷史最悠久的波士頓芬威球場 (Fenway Park, 1912) 與芝加哥瑞格利球場 (Wrigley Fields, 1914) 為例，兩者都必須在有限的都市空間中妥協興建，芬威球場的左外野距離本壘板僅有 304 英尺但卻有 37 英尺高牆「綠色怪獸 (The Green Monster)」雄踞，便是因為受限於 Lansdowne Street，使其有如此特殊的諸元；而瑞格利球場則是位於芝加哥北區的住宅區內，左右外野分別由 Waveland Avenue 與 Sheffield Avenue 包圍，因而形成這兩條路上民宅屋頂加蓋座位，「靠球場吃球場」的特殊景象。<sup>73</sup>現已廢址紐約馬球場 (Polo Ground) ，其形狀也是極度特殊，左右外野分別只有 279 與 258 英尺，但是中外野最遠處卻是不可思議的 483 英尺。<sup>74</sup>

<sup>71</sup> "Pittsfield Uncovers Earliest Written Reference to Game," *ESPN*, <<http://sports.espn.go.com/mlb/news/story?id=1799618>>, 12 June 2012.

<sup>72</sup> 請參照 "Elysian Fields," *Project Ballpark*, <<http://www.projectballpark.org/other/elysian.html>>, 12 June 2012.

<sup>73</sup> 可參考 Mandoman, <<http://mandoman2.files.wordpress.com/2009/03/wrigleyfield.jpg>>, 12 June 2012.

<sup>74</sup> 可參考 Andrew Clem, <<http://www.andrewclem.com/Baseball/PoloGrounds.html#diag>>, 12 June 2012.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文名稱上，雖然我們都將上述「球場」通稱為「球場」，但是從英文中我們就可以發現這些「球場」其實是被稱為「公園」、「原野」，直到 1923 年，洋基球場 (Yankee Stadium) 的竣工，方有真正鋼筋水泥「球場」之實。在這一批 1920 年代球場之前，許多都是易拆建但也不堅固的木造球場、甚至臨時搭建看臺。在職業棒球經歷五十年的發展後，建築技術、都市化與棒球職業化都達到成熟的階段，其球場空間特性也正是 Bale 所劃分的第三階段，至今也只有瑞格利球場的外野露天看臺並未按號碼編位。

1990 年代，美國棒球場在掀起最新一波的興建潮，不但現場絕大多數都是編號座位，而且現場螢幕越做越大，亞利桑納響尾蛇隊的主場甚至花了超過一千萬美金打造寬達 144 英呎、高達 55 英呎的超大型螢幕，<sup>75</sup>球場區隔更加細密，以 2009 年甫落成的新洋基球場為例，季賽的門票就區分了 26 個等級，其中包括少數本壘後方的「傳奇區」座位，2010 年這些座位最高為 1600 元美金，去年一開始洋基隊還將此區票價訂為 2500 元美金，後來因金融風暴影響美國頂級客戶的入場意願，造成空位過多才降為 1250 元。資本主義階級反映在運動空間的程度，遠勝以往。

從上述例子不難看出，運動化的確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朝向景觀趨近的歷程，運動空間的區隔也是不爭的事實，然而，在一些運動賽事的重大勝利之後（特別是美國大學運動），球迷也會爭相進場，與球員共同「參與」慶祝。世界盃足球賽與美國職棒世界大賽的確是吸引目光焦點的巨大事件，但這些「景觀」，卻不是憑空存在的，甚至只是體現運動文化的極端形式而已，運動作為一種文化形式，首先必須先在日常生活裡紮根，「韻律化」便是重要的特徵。<sup>76</sup>

自奧林匹克運動會誕生起，古希臘的運動慶典就已是定期舉行的活

<sup>75</sup> "D-Backs Plan to Install Largest Scoreboard in Pro Sports," *ESPN*, <<http://sports.espn.go.com/mlb/news/story?id=2993574>>, 12 June 2012.

<sup>76</sup> Henri Lefebvre, *Rhythmanalysis: Space, Time, and Everyday Life*.



動，現代職業運動更是與日曆循環做了充分的結合，像是棒球由春初到秋末（臺、美、日、韓皆然）、歐洲足球由初秋到隔年春末等等，都是現代社會日常生活中固定的生活節奏，或是每四年一度的世界盃足球賽及奧運會都在日常生活中醞積能量，待其來臨，便足以爆發出如同農業社會中慶典式的能量，而且運動景觀是無法成為一個長久的現象，除非它先具有慶典的發展歷程，也就是必須先扎根於日常生活之中。

除了在本文前段論及定期運動會及球「季」的韻律化之外，美國運動正是韻律深化於日常生活中，從而塑造出一個慶典與景觀並存最顯著的例子。從每年的一月到十二月，美國的日常生活在被大大小小的運動賽事所填滿，從耶誕節到新年期間的大學美式足球盃賽 (bowl games)、二月的職業美式足球超級盃、大學籃球「三月瘋 (March Madness)」、四月美國職棒的開打、五六月職業籃球跟冰球的季後賽、屬於盛夏的各級棒球、九月美式足球球季的展開、十月份棒球的世界大賽、十一月感恩節美式足球賽等等，其他巡迴式的運動包括高爾夫、網球及賽車等賽事也是如此，輪替就像季節的更迭一樣可靠。而不僅僅是國家層次的韻律與日曆共時 (synchronize)，這樣運動的韻律是深植全美大小城市與社區的，以棒球為例，除了職業棒球在每年三月展開春訓之外，大學與高中棒球球季也是同步展開，美式足球、籃球、冰球等等無一不是共時地展開。最極致的是，雖然共時，但卻不互相干擾，甚至相互強化，以美式足球為例，球季中的星期五晚間為高中美式足球的比賽日，星期六為大學美式足球比賽日，星期天則為職業比賽日，如此一來，父母不會錯過親臨子女比賽現場的機會，週末的大學或是職業比賽日，也往往成為球員學習與努力的目標。

除了時間的共時之外，制度方面也是同步化的。美國的高中運動都是採取季賽、主客場制，高中棒球一季就進行了超過 30 場比賽，相關的運動員規範如禁藥，學生運動員缺曠課、成績規定都必須達到一定要求才符合比賽的資格，還有學生運動員不得因為其運動表現而獲得任何利益的業

餘精神等等，都是由大學以降一以貫之的。

美國運動文化即涵蓋了 Lefebvre 所定義的四類韻律，也就是說，運動在美國日常生活中不論是公共、私人、外在或是內在的韻律都已完整地建立，棒球被稱為「夏日男孩 (boys of summer)」，風雪中的美式足球賽等等已經成功地將運動融入季節的更迭裡，此乃屬於公共韻律的部分，而之所以這些運動能融入節令，很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各運動聯盟商業利益的考量，美國獨立紀念日的棒球賽、感恩節的美式足球賽、耶誕節的籃球賽等等都是職業聯盟為了吸引假期的觀眾，美國國家廣播公司 (ABC) 每週一晚間全國轉播的美式足球賽 (Monday Night Football)，更是國家美式足球聯盟 (National Football League, NFL) 與 ABC 當年為了擴張市場的產物，<sup>77</sup>因此這樣的韻律就變成了 Lefebvre 分類中的壓制—被壓制的韻律，然而一個文化的深植絕不是只有外在強制賦予，而是日常生活經驗的累積。棒球在美國文化裡不只是每年一度的世界大賽，更是每天傍晚街角、河濱公園裡小孩子的樂樂棒球與親子間的傳接球，每年三月底的大學籃球「三月瘋」的日子，同時也是各州高中籃球決賽的時候，日常生活可觸及的韻律性重複才是建立私密韻律與虛構韻律的關鍵所在。正如 Lefebvre 所說，經過每一次韻律性的重複，也為不同活動帶進了一些新鮮的元素，運動文化正是最鮮明的例子之一，運動賽事依照既定韻律展開，但是沒有任何兩場比賽的紋理 (texture) 是完全一樣的，即使是每隊全年打 162 場比賽的大聯盟棒球賽，而且每打完的一場比賽，都為這項活動增添新的樣貌。

足球方面，之所以能夠成為全球最風行的運動，也和其韻律共時有關。特別是在歐洲，各國聯賽除了北歐各國及俄羅斯的球季（三月至十一月）為避開冬季嚴寒之外，其餘各國聯賽幾乎都在同一時間開打（八月至

---

<sup>77</sup> See Eric Matheson Leifer, *Making the Major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am Sports in Americ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隔年五月)，而歐洲足聯（Union of European Football Associations, UEFA）的各項職業跨國賽事，如歐洲冠軍盃及歐羅巴盃的競賽也都在此期間進行。然而就像美式足球在美國「共時但不干擾」的韻律一樣，歐洲各國國內聯賽大多在週末進行，而歐洲職業跨國賽事則在週中晚間進行，歐洲國家盃每四年舉行一次，緊接在所有職業球季結束後，而且與世界盃錯開。<sup>78</sup>近年來，國際足總不斷將此韻律化向全球擴張，同樣也是在六、七月間舉行的南美洲國家盃，從 1987 年到 2001 年之間每兩年舉辦一次，但近年因過於頻繁而且為了避開世界盃會外賽可能的衝突，經過 2004、2007 兩年的過渡後，接下來的比賽則於 2011 年起，成為每四年一度的賽事。

各國足球賽事除了可以被稱為「景觀」的頂級聯賽等等之外，其下卻是一個個完整的「金字塔」結構，以英格蘭為例，最頂級的英超共有 20 支球隊，也是最光鮮亮麗的「景觀」，純職業的四級共有 92 支球隊之外，更不用說整個英格蘭足球金字塔下包含了整整 21 個層級、140 個聯盟，超過 7000 支球隊與數萬名足球員，即使以 Roberts 或是 Kellner 的二分法來說，對於這些人，足球乃是真真實實發生在身邊的「慶典」，更何況本人前述，觀賞行為本身，也是一種積極的參與，人人除了可以參與踢球慶典，也可參與觀賞運動媒體景觀，或者說，人人皆生活在這運動文化之中，而這樣形式的參與者，並非只是吸食運動景觀這個鴉片的順民，而是自我體驗深化運動價值於日常生活的行動者，甚至在特定外在環境觸發下，他們會發揮運動做為慶典的革命潛質，凝聚成為爆發的革命力量。

---

<sup>78</sup> 例如世界盃於 2002、2006、2010 年舉行，歐洲國家盃則於 2004、2008、2012 年舉行。

## 五、超越慶典／景觀二分法——代結語

日常生活是個體生活與總體結構的交會處，是反抗與權力衝突的最前線，是平凡與不凡的匯集，既是參與的經驗累積，卻也是制度強化論述的所在，休閒既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卻也是其脫離，日常生活中既有慶典，也有景觀的存在，透過不斷反覆的日常生活韻律，文化得以建立與深化，運動以慶典到景觀兩種特性體現，正是一種累積與深化的展現，日常生活的雙重性，在運動同時作為慶典與景觀中體現。

若從 Debord 的論點來看，當代運動面貌具備了集中與發散景觀，甚至是綜合景觀，像是世界盃足球賽或是奧運會，其實正是以國族為包裝的資本主義商品，也就是綜合景觀的極致，然而慶典中的行動力與反抗特質其實也延伸到當代許多論者如 Kellner 等人所謂的景觀中，Roberts、MacAloon 等人所提出大至社會、小至運動由慶典轉為景觀的說法，其實只是注意到文化金字塔的最頂端也最絢爛奪目的形式而已。人類文明初始時，的確，傳播形式受到傳播科技與交通的限制，僅限於面對面或是有限的空間裡，資本主義與現代性帶來的空間理性化，也的確逐漸區隔開了運動者與觀眾，但難道早期的慶典中，真沒有所謂的觀賞者？或者應該說，從頭到尾沒有踢到球的人，就不算參與嗎？現今運動賽事的觀眾參與度難道就會低於中古世紀足球慶典中漠不關心的路人？若將觀賞——特別是大眾媒體的傳播——排除在參與的定義之外，我們恐怕都將戴上鄉愁的悲觀眼鏡，不斷遙想禮俗社會中面對面的溝通形式，但卻忽略我們切身日常生活中文化實踐新的可能性，當代日常生活中的運動文化，既是慶典也是景觀，兩者實為一體之兩面，相互強化而存在。

本文主要強調運動文化在歷經前現代、現代與後現代之後，實乃是一

種累積的過程，慶典與景觀不是後者取代前者的關係，而是因為運動文化在文明進程中深化，加上傳播科技的推波助瀾的結果，媒介經驗往往被賦予污名，認為那是綜合景觀下人們被餵食的鴉片，然而本文提出論證，說明運動觀賞亦屬參與的一種形式，甚至是能量累積的重要經驗，畢竟，如果不是透過媒介化經驗，也不會在東歐有大規模以運動為觸媒的反抗爆發。

最後，本文論辯與例證雖然皆是以西方運動發展為焦點，但不代表本人欲以西方經驗的論辯強加在其他文化與社會的發展。事實上，本文為文最初的發想乃是有感於臺灣本土運動發展遭逢的困境，而過往西方運動發展的論述無法適用於臺灣經驗的所在多有，若以 Maguire<sup>79</sup>延續 Elias 與 Dunning<sup>80</sup>論述而發展出來運動全球化的五階段模式來說，第三世界國家包括臺灣，是在 1920 到 1960 年代被正式納入以英美為核心的運動文化中，因此，儘管這些國家得以藉著接收西方式現代運動予以重製，並賦予在地特色，但以長期效應來說，世界各地運動文化差異的確降低了，而臺灣運動化的歷程是迥異於西方（特別是英國）的，英國歷經三、四百年將貴族類運動休閒活動發展成現代運動的形式，從而建立起西方價值的現代運動全球體系，臺灣在歷經西、葡、中、日等等宗主國的洗禮，使其運動文化呈現出斷裂，而且半受迫且急就章地進入現代運動全球體系的窘境。釐清運動文化在西方日常生活中形成的過程，正有助於瞭解臺灣這塊土地的運動文化，其實是迥異於西方從慶典／景觀累積的發展模式，而當代臺灣尚欠缺運動從節慶累積的文化能量，就被迫地被納入全球運動體系之中，媒介的出現卻又加速了運動景觀成形，簡單舉例來說，臺灣每四年一次的世界盃足球賽熱潮，在缺乏深刻足球歷史的支撐下，即為運動做為景觀的最佳例證；但對其他參賽國來說，特別是英格蘭、西班牙等國，卻如

<sup>79</sup> See Joseph A. Maguire, et al., *Sport Worlds: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sup>80</sup> See Norbert Elias and Eric Dunning, *Quest for Excitement: Sport and Leisure in the Civilizing Process*.

本文所論，既是景觀，卻更是節慶。當然，上述關於臺灣的例子也僅是粗略的發想而已，以慶典和景觀交錯與累積作為分析的概念，而非獨斷的二分法，方能藉此描繪臺灣運動文化及其歷史演進的圖像。

## 引用文獻

張力可、黃東治，〈型構、三元辯證與能量——H. Eichberg 論運動文化的認識基礎〉，《運動文化研究》，8（臺北，2009.03）：139-175。

陳清僑，〈離析「中國」想像：試論文化現代性中主體的分裂構形〉，《認同、差異、主體性：從女性主義到後殖民文化想像》，簡瑛瑛編，臺北：立緒，1997，236-268。

湯志傑，〈體育與運動之間——從迥異於西方「國家／市民社會」二分傳統的發展軌跡談運動在臺灣的現況〉，《思與言》，47.1（臺北，2009.03）：1-126。

劉康，《對話的喧囂：巴赫汀文化理論評述》，臺北：麥田，2005。

“May 13 - The Match That Started a War,” *On This Football Day*, <<http://www.onthisfootballday.com/football-history/may-13-the-match-that-started-a-war.php>>, 12 June 2012.

“D-Backs Plan to Install Largest Scoreboard in Pro Sports,” *ESPN*, <<http://sports.espn.go.com/mlb/news/story?id=2993574>>, 12 June 2012.

“Elysian Fields,” *Project Ballpark*, <<http://www.projectballpark.org/other/elysian.html>>, 12 June 2012.

“Pittsfield Uncovers Earliest Written Reference to Game,” *ESPN*, <<http://sports.espn.go.com/mlb/news/story?id=1799618>>, 12 June 2012.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 and extended ed., New York: Verso, 1991.
- Andrew Clem, <<http://www.andrewclem.com/Baseball/PoloGrounds.html#diag>>, 12 June 2012.
- Bakhtin, M. M., *Rabelais and His World*, trans. Helene Iswolsky, ed. 1st Midland book,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
- Bale, John, *Sport, Space, and the City*. Caldwell, NJ: The Blackburn Press, 2001.
- Berger, Arthur Asa, *Media Analysis Techniques*,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1998.
- Bhabha, Homi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 Bourdieu, Pierre, *Sociology in Ques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1993.
- Boyle, Raymond and Haynes, Richard, *Power Play: Sport, the Media and Popular Cultur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9.
- Cassirer, Ernst, *An Essay on Ma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uman Cul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4.
- Castells, Manuel,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Malden,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
- Crang, Mike, “Rhythms of the City: Temporalized Space and Motion,” *Timespace: Geography of Temporality*, eds. Jon May and Nigel Thrift,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 Crolley, Liz, and Hand, David, *Football and European Identity: Historical Narratives through the Press*,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 Dayan, D., and Katz, E., *Media Event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Debord, Guy, *Comments on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London/New York: Verso, 1990.

- Debord, Guy,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Detroit: Black & Red, 1983.
- Eichberg, Henning, *Body Cultures: Essays on Sport, Space, and Identity*,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998.
- Elias, Norbert and Dunning, Eric, *Quest for Excitement: Sport and Leisure in the Civilizing Process*, New York: B. Blackwell, 1986.
- Guttman, Allen, *From Ritual to Record: The Nature of Modern Spor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8.
- Highmore, Ben, *The Everyday Life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 Holloway, Julian and Kneale, James, "Mikhail Bakhtin: Dialogues of Space," *Thinking Space*, eds. Mike Crang and N. J. Thrift,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 Huizinga, Johan, *Homo Ludens: A Study of the Play-Element in Culture*, Boston: Beacon Press, 1971.
- Keller, Suzanne, *Community: Pursuing the Dream, Living the Reality* (Princeton Studies in Cultural Sociolo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 Kellner, Douglas, *Media Spectacle*,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 Lefebvre, Henri,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New York: Verso, 1991.
- 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Cambridge: Blackwell, 1991.
- Lefebvre, Henri, *Rhythmanalysis: Space, Time, and Everyday Life*, New York: Continuum, 2004.
- Lefebvre, Henri,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London: Allison & Busby, 1976.
- Lefebvre, Henri, "Toward a Leftist Cultural Politics: Remarks Occasioned by the Centenary of Marx's Death,"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eds.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Urbana: University



- of Illinois Press, 1988.
- Leifer, Eric Matheson, *Making the Major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am Sports in Americ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MacAloon, John J., "Olympic Games and the Theory of Spectacle in Modern Society," *Rite, Drama, Festival, Spectacle: Rehearsals 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Performance*, ed. MacAloon, John J., Philadelphia: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Issues, 1984, 241-80.
- Maguire, Joseph A., et al., *Sport Worlds: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Champaign, IL: Human Kinetics, 2002.
- Mandoman, <<http://mandoman2.files.wordpress.com/2009/03/wrigleyfield.jpg>>, 12 June 2012.
- McCarthy, Anna, *Ambient Television: Visual Culture and Public Space (Console-Ing Passion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McChesney, R. W., "Media Made Sport: A History of Sports Cover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Media, Sports, and Society*, ed. Lawrence Wenner, Newbury Park: Sage, 1989.
- Novak, Michael, *The Joy of Sports: End Zones, Bases, Baskets, Balls, and the Consecration of the American Spiri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 Real, M. R., "The Superbowl: Mythic Spectacl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5.1(Malden: March 1975): 31-43.
- Roberts, David, "Towards a Genealogy and Typology of Spectacle: Some Comments on Debord," *Thesis Eleven*, 75 (London: Nov. 2003): 54-68.
- Roche, Maurice, *Mega-Events and Modernity: Olympics and Expos in the Growth of Global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 Schlossberg, Howard, *Sports Marketing (Global Marketing Perspectives)*, Cambridge, Mass., USA: Blackwell Business, 1996.

Young, I. M., "The Ideal of Commu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Feminism/Postmodernism*, ed. L. J. Nicholson, London: Routledge, 1990,  
300-323.